



云冈研究院举办主题教育专题党课



专题党课现场

本报讯（记者 梁有福）根据省委关于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安排

部署，5月19日，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为全院党员讲授专题党课。省委第24巡回指导组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张焯要求全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做好主题教育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首要政治任务，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使命感，不断推进主题教育向纵深发展，将主题教育再上新台阶。

张焯结合云冈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三点希望，希望大家要把工作当作事业干、把事业当作学问做、把廉洁当作生命看。同时，要求大家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在云冈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云冈的谆谆教导，努力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云冈学文献知识库正式发布



杭侃（右）与郝平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 赵喜洋）5月19日，山西大学图书馆、山西数字人文研究院与云冈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发布“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山西大学校长黄桂田，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山西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郝平，山西数字人文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肖珑、副院长杨光，副院长裴建平，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赵建伟等领导出席签约仪式。杭侃与郝平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

作为国内首家云冈学文献信息资源与服务数字平台，“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集成了与云冈学相关的考古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美学、

地质、中文、美术、音乐、信息资源管理、文旅、大数据等学科和主题相关的文献信息资源，包括图书近2600种、期刊与报纸论文6300余篇、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1400篇及相关目录索引等文本资源、造像摄影拓片等1400种图像资源，20余位云冈学学者的人物资源，以及1300条文献内容的“云冈纪事”、2000个词条的“云冈百科”，近3000个术语的“术语词表”（云冈学本体）、“云冈学学科热点”“历史纪年”等知识资源和工具。

基于丰富的云冈学信息资源，“云出云冈”将在符合知识产权要求的前提下，为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院等

共建单位提供文献信息检索、书目查询、知识导航、全文提供、信息咨询、用户信息素养教育培训、知识图谱、知识工具、学科分析、个性化定制服务等多元化服务。社会公众可以免费查阅文献信息、直接使用图像资源与部分知识资源，可以直接查阅云冈学相关拓片文献与造像图像，使用云冈学知识组织与咨询小工具，如“历史纪年”“云冈百科”等，这些工具可以为今后研究云冈学的学者提供更多便捷的服务。

数字人文方法也为“云出云冈”的建设助力，以“术语词表”为例，作为其基础的“云冈学本体”是平台一大特色，是领域内数字资源语义化知识组织的重要实践。“术语词表”模块包含了检索术语、词表编修、分面浏览、知识图谱等功能，为了方便用户使用，另设重要词汇、新手指南等辅助内容。“术语词表”的建设历时两年，在结构和术语上参照了北京科技大学黄明玉教授等多位专家起草的行业标准《文物主题词表编制规则》草案，相关领域辞典百科等多种知识资源，最终初步构建了云冈学本体，并在此基础上以“术语词表”形式发布。

“云出云冈”之名结合了“云冈”“云数据”“云服务”三重概念，是云冈学科研人员、图书情报研究人员、数字人文研究人员三方合作建设、学科交叉研究的实践成果，其最终目标是成为云冈学领域内信息资源丰富、服务优质、技术先进的知识服务平台，为云冈学学者、研究人员、高校师生、广大读者、社会公众提供云冈学文献信息资源的便捷查询和细粒度揭示，为云冈学学科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文献保障，也为交叉学科研

究、数字人文研究提供了实践研究的样本。

未来，“云出云冈”将开展二期建设，不断完善，持续收集新材料、展示新形式、资源体系化，其涉及研究范围也将扩展至中小石窟，成为云冈学研究、合作不可或缺的平台，成为社会公众了解云冈学知识与文献资源的宝库。



“云出云冈——云冈学文献知识库”文献检索页面

“东方甄选看世界”云冈直播



张焯（右）、俞敏洪（中）、董宇辉（左）在昙曜广场直播



上两图为俞敏洪、董宇辉在云冈研究院参观文物修复

本报记者（记者 赵小霞）为进一步宣传推介山西历史文化和特色旅游资源，东方甄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日前开启自北向南的山西直播专场，第一站定在云冈石窟。

5月21日，“东方甄选看世界”抖音直播活动走进云冈石窟。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和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共同出镜进行直播。

张焯向网友们详细介绍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历史因缘，重点解读了云冈石窟早、中、晚三期洞窟的雕刻艺术价值，并将中西文化和各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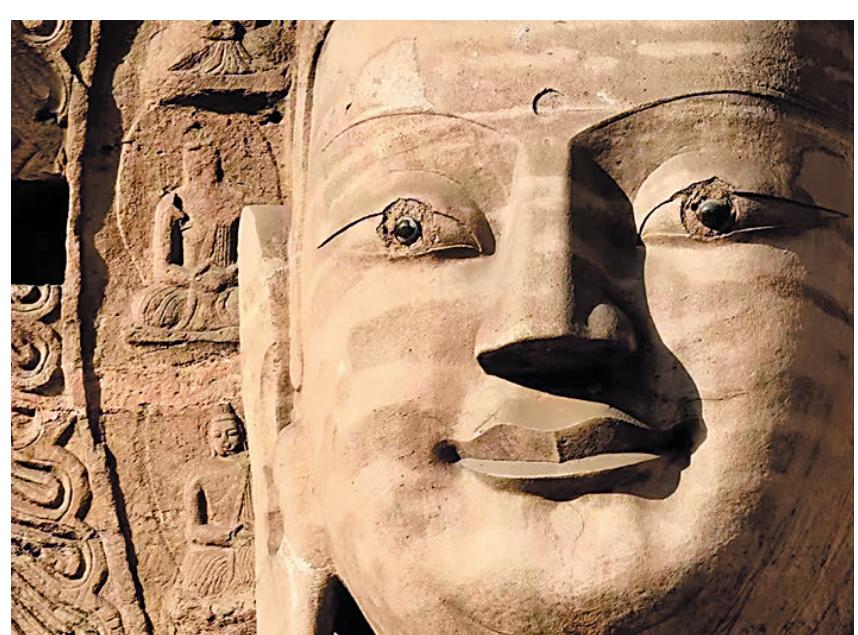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贯穿其中。

在可移动文物修复中心，工作人员向俞敏洪、董宇辉一行介绍了云冈石窟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的修复过程；在彩塑壁画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寺观壁画、泥塑和古墓葬壁画等修复过程；在数字化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了云冈石窟文物数字化建设情况，以及在三维激光扫描、3D打印和VR展示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此次直播吸引了10多万网友观看，让人们对云冈石窟深厚的文化底蕴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云冈石窟历代名称考释（下）

韩府



云冈第20窟露天大佛（局部）

云冈寺

清人冯云骥有《题云冈寺》长诗。收在乾隆《大同府志》中。曹溶亦有《云冈寺燕集》一首，载于乾隆《大同府志》，亦见道光《大同县志》。至今，“云冈寺”一名仅见于诗人题咏，似为本文所谓之“称”，而非正式之“名”。此称由地理位置而得，因云冈石窟所在之武州山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曾修建云冈堡之故也。此前只闻“石佛寺堡”，而未见有称“云冈堡”者，“云冈”一词亦不见于碑碣、文献。如成书于明正德十年前后的《大同府志》的“土堡”条下列有“石佛寺堡”，属大同府卫，(明·正德《大同府志·城池》)并不称“云冈堡”。今可见

故窃谓碑文中所记年代必为“二十七”无疑，如此方更合理。不得不提的是以乾隆《大清一统志》为代表的另一说法，该志曰：石窟寺在“大同县西武州山上……其山最高处曰云冈。”此说颇不可信。所谓武州山，虽名曰山，但实则不过一低矮丘冈而已，所以前人盛称其高，如“云中已是绝人攀，况复云冈山上上。”（明·刘卓《九日登云冈》）“岩暂憩障临风，却爱空楼望不穷。”千仞孤峰百尺楼，云天高并两悠悠。”（明·王仪《石佛寺》）“峰危峰与天齐，俯瞰尘寰处处低。”（清·王度《云冈佛阁》），一则诗人夸诞之词，一则由于从河床下仰望之故，若从其北端来看，则几乎无山可言，因而，不会有太多事之人专为其“最高处”特撰一名，此其一也；清以前从不见有此说法，必系先有云冈堡之名，后人反认子为父，以为堡名来自地名，实乃修志者臆测之结果。何以见得，以大同明代边堡命名规律来看，大多系“寄意”式，且与边防政治有关，而非“因地而名”式，其附近堡名多如下：镇鲁堡、和胜堡、拒羌（今作“墙”）堡等，显然非地理式。所谓“云冈”者，乃夸张其地势高峻，耸入云端也。顺便一提有关云冈石窟名称的另一个错误，大同市地名志办公室编撰的《大同地名志》一书中，称：“云冈其名来源于云冈石窟寺”，亦为不妥。就是说，编撰者以为是先为“石窟寺”起名“云冈”，随后，

所在地跟着以“云冈”为名，实则恰好相反，乃是寺名得自堡名。

大佛寺 石佛古寺

此二名称不多见于文献、碑碣或口传，然云冈石窟木构寺阁曾悬挂书录此二名之匾额，故亦备一则。日本岩崎继生记述：“在四层楼佛殿的山门扁额上，有‘石佛古寺’的名称。在中庭挂着的扁额上，写的是‘大佛寺’三字。”（日本·岩崎继生《大同风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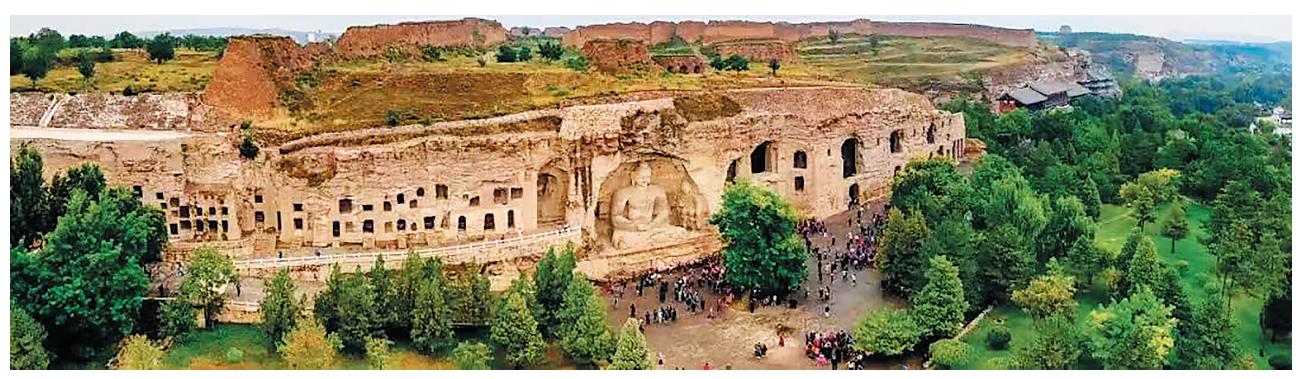
大庙

云冈石窟左近居民，尤其是原云冈村今云冈镇人士口语中均称云冈石窟为“大庙”。按照语言学的一般规律，口语中保存的称谓往往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可以断言，此名必是在当地土民中历代相传而来。当然，此名

系俗称，并无深意可寻，盖因其寺院占地广阔及佛像气势雄伟宏大而得。对于云冈石窟寺，历来人们都是喜欢加一大字的，如前述扁额文曰：“大佛寺”，而宿白先生发现之《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称“大石窟寺”，所谓“大庙”之“大”字，亦与此无关关系。

云冈石窟

此名出现最晚，仅笔者手头资料所见，本世纪二十年代前尚无此名。1909年日本学者冢本靖称“云冈石窟寺”（冢本靖《续清国内地旅行谈》），1918年陈垣先生仍沿袭《魏书》的叫法，称“武州山石窟寺”（陈垣《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稍后用此名称者其含义并不确定，有时不包括石窟以外的其他部分，有的与今相同。今之云



云冈石窟全景

冈石窟的定名，当在解放以后云冈石窟管理部门正式定名以后，准确时间，尚有待于进一步查询核定。

其他

除以上所列举者之外，云冈石窟尚有其它名称多种，择其重要者公布于兹。明人任澄清称“云冈洞”，见任氏《云冈洞观石佛》诗；清人倪鍊称“云冈大佛寺”，见倪氏《题云冈大佛寺》诗；日本人民木下奎太郎、木村庄八称“大同石佛寺”，见木下奎太郎、木村庄八《大同石佛寺》一书；日本人民氏长谷兼太郎称“武州塞石窟”，见长谷兼太郎所著《武州塞石窟》一书；另一位前面提到过的日本人民岩崎继生称“云冈石佛寺”，见《大同风土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皆可望文生义，故不一一说明。